

世界诗歌名著

《恶之花》译析

[法] 波德莱尔 原著

[台湾] 莫 渝 译析



I56.072
358

世界诗歌名著

《恶之华》译析

〔法〕波德莱尔 原著

〔台湾〕莫 渝 译析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恶之华》译析

〔台湾〕莫 渝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1插页 180,000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6,430册

ISBN 7-5360-1122-9/I·1000

定价：4.00元

波德莱尔的生平和著作

波德莱尔，西元1821年4月9日出生于巴黎。这时，父亲(Joseph-Francois Baudelaire, 1759~1827)已六十二岁，母亲(Caroline Archenbaut-Defayis, 1793~1871)二十八岁。六年后，父亲去世，次年母亲改嫁陆军少校欧比克(Jacques Aupick, 1789~1857)。母亲改嫁这件事，深深影响波德莱尔的心灵，孩童时代，就滋生了对母亲既恨又爱的矛盾情绪。1832年，继父欧比克中校随军驻扎里昂，全家随往，波德莱尔住进德罗姆宿舍(Pension Delorme)，就读里昂皇家中学(Collège Royal de Lyon)同年10月，成为该校住校生。1836年，欧比克转任第一师团，举家迁回巴黎，波德莱尔于同年3月1日进入路易大帝中学(Collège Louis-le-Grand)，这时他开始接触浪漫主义作家们的著作。翌年，中学优等生会考，获拉丁诗第二名。1839年4月18日，因细故遭路易大帝中学的退学处分，同年8月12日获得中学会考及格。1840年，在巴黎拉丁区与一些文人来往，这些文人包括欧利亚克(Edouard Ourliac)、勒发发瑟(Gustave Le Vavasseur)、普哈隆(Ernest Prarond)、

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 1808~1855)、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拉度希(Henri de Latouche, 曾于1819年编印谢尼叶André Chénier全集)等人。同时,也因与斜眼萨拉(Sara)这位舞妓扯上关系,染上了终生无法戒除的吸毒、挥霍等劣癖。

波德莱尔这种放浪行径,深为欧比克夫妇的担心,于是,决定让波德莱尔前往印度加尔各答旅行。诗人于1841年6月出发,在摩里斯岛与聚会岛(留尼旺岛,诗人黎瑟诞生此地)略作停留,次年2月,即回到巴黎,并未到达原先计划的目的地,八个月的海上旅行及沿途所见热带风光、异国情调,不断的出现于往后诗作中,这是这次旅行的最大收获。回到巴黎这年的4月,他已成年,继承父亲遗产十万金法郎,于是搬离父母家,租屋于圣路易岛的白丁河岸(Quai de Béthune),结交当时文坛知名人士,像圣伯夫(Sainte-Beuve, 1804~1869)、雨果、戈蒂耶等人。并因诗人邦维尔(Theodore de Banville, 1823~1891)的介绍,认识女伶桂娃(Jeanne Duval, 由黑混血儿,波德莱尔笔下的地狱娇娃),两人关系维持相当久。

从1842年到1844年,在两年间,他挥霍无度,巨额遗产竟在短时间内浪费殆尽。从此,穷困一直与他作伴,直到生命終了的那天。

诗人从1841年即开始陆续动笔构思《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集内的诗作,1845年发表第一首诗《给一位克里欧夫人》(《恶之花》第61首),并曾先后以《列波女人》(同

性恋女子, Les Lesbiennes) 及《冥府》(Les Limbes) 作为诗集书名, 直到1857年《恶之花》初版发行, 8月20日因该书有败德之嫌, 作者被罚款 300 法郎, 诗集内的六首诗遭勒令删除。后来, 波德莱尔向皇后呈请减刑, 罚款才减为 50 法郎。

早在1845年, 波德莱尔即以美术批评家的姿态出现。这年, 他发表了《1845年的沙龙》(Le Salon de 1845), 次年又发表了《1846年的沙龙》(Le Salon de 1846)。以后陆续从事这类美学批评工作, 曾有美术评论集《美学旧作》(Brice-a-brac esthétique, 1856) 与《美学新奇》(Curiosités esthétiques, 1860) 的出版计划。对于音乐, 波德莱尔颇喜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1813~1883), 1861年发表《瓦格纳论》。

1847年, 波德莱尔二十六岁时, 看到作家慕尼叶 (Isabelle Meunier) 翻译艾德格·坡 (Edgar Allen Poe, 1809~1849, 美国诗人、小说家, 十九世纪美国最重要作家之一) 的《黑猫》后, 他才知道有这么一位精神友人。1851年, 这时坡已离世, 波德莱尔向伦敦订购坡的全集。从1852年发表《艾德格·爱伦·坡的生平与作品》后, 作一系列的翻译及介绍这位美国作家的诗作与小说, 1865年出版了艾德格·坡的小说集《怪谈》(Histoires grotesques et sérieuses, 原名 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Arabesque)。

1861年, 波德莱尔提名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候选人, 因不能获得保守人士的支持, 听从圣伯夫 (1804—1869) 的建

议，撤回候选人提名。1866年8月中，在比利时纳缪(Namur，纳缪省城)市的圣·路教堂(Eglise Saint-Loup)参观时摔倒于石阶上受伤，因脑障碍以致半身不遂。这时，第一卷《当代巴拿斯》(Le Parnasse contemporain)诗选出版，收有波德莱尔《恶之花》十五首。同年7月，其母亲欧比克夫人从布鲁塞尔把波德莱尔带回巴黎，入院于杜瓦医生(Docteur Duval)的诊所。

1867年8月31日，波德莱尔死于母亲的手臂上。9月2日葬于蒙巴拿斯基园。

波德莱尔的著作有：

一、诗集《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 1857, 1861, 1868)、《漂流诗集》(Les Épaves, 1866)、《巴黎的忧郁》(Le Spleen de Paris, 一名《小散文诗》Petits Poèmes en Prose, 1869)。

二、散文，《人造天堂》(Les Paradis artificiels, 1860)、《给母亲的信》(Lettres à sa mère, 1918)。

三、翻译：艾德格·坡的小说集《怪谈》(Histoires extraordinaires, 1856~1865)。

在一篇自剖式的文章《赤裸的心》(Mon coeur mis à nu)中，波德莱尔谈到“任何时刻，每个人心中都有两种倾向，一种朝着上帝，一种朝着魔鬼”。上进与堕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点。波德莱尔似乎从小就注定了走着属于后者的路途，一路上，撒旦频频向他点首含笑。

童年时，爱好艺术的父亲死后，母亲仓促改嫁不懂审美

的军人，这件事一直激荡着波德莱尔的心灵，自许天才的他，认为“一个寡妇有我这样的儿子，她是不须改嫁的。”母亲改嫁，使他对“家”相当厌恶，继父希望他走入外交官生涯，更加深他的叛逆。

第一次叛逆是1840年10岁时游荡巴黎拉丁区，他出入咖啡屋，结交浪子式的文人艺术家，甚至与犹太娼妓莎拉搭上关系，染上抽鸦片、吸麻烟等一生与之作伴的恶习。等到1842年他旅行归来，承继的巨额遗产，不到三年便挥霍殆尽，每月向法定监护人领取仅够糊口的生活费，他开始过着穷、病、恶的生活，他开始愈来愈像一般俗人所言的颓废堕落行为了。

外在的物质环境，使他的行为被人误解，但内心仍具有傲岸的孤独感。在一篇散文诗《凌晨一时》里，波德莱尔称道：“对他人不满意，对自己不满足，在黑夜的孤独与静寂之中，我救出自己！”他的孤独，是一种清醒的自觉，也是他对自己天分的自觉，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岂能读到这些醒觉后的杰作。

波德莱尔的内心孤独，亦造成他的愤世嫉俗，他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现实却逼他逃入麻醉药品与女人中，如此形成两股循环不已的追逐力量：孤独的清醒、倨傲的嫉恨与忘我的麻木、沉沦的堕落，亦产生了他各种不同的心境：痛苦、悔恨、绝望、厌倦、恐惧……等等试图为自己的心灵制造一座炼狱，这炼狱的外在环境就是巴黎。

当巴尔扎克说：“巴黎是发光的荒原”时，有人说：“即使

巴黎真是個地獄，我也要去看看地獄的火焰。”波德萊爾所看到的巴黎就是娼妓、丑陋、醜陋、卑賤、淒然、冷漠、褻褻……等，巴黎固然有它繁華光榮的正面，可是背後却是吃人的現實。波德萊爾就抓住巴黎的背影，大聲的歌唱，正如比利時詩人維爾哈倫(Emile Verhaeren, 1855~1916)說的：“……他是都市的儿子，他是巴黎叫喊地獄的詩人，他是陳訴胸臆間的悲哀而反叛人世的放浪者，所以他大聲地歌唱。他的心境，像夜間一般的暗淡，雖則污穢丑陋，却有一種美感，正像渾江底里的只眼，放出哀憐悔恨的凄光來一樣。”

從父親遺傳來的對美的崇拜與捕捉巴黎的陰影，波德萊爾所製造的病態怪異冷峻幽靈式的意象，給我們的感覺，跟艾德格·坡一樣都是死亡山陰所散出來的七弦琴的回響。

波德萊爾本人除了詩人與翻譯家外，還是一位傑出的文學批評家與美術批評家，對於音樂、美術、文學的批評深深影響當時的文學思潮與批評，此處我們略述他的兩部重要詩作《惡之花》與《巴黎的憂郁》。

《巴黎的憂郁》，一名《小散文詩》。第一次出現於文壇是1862年，詩人41歲時，以《小散文詩》為總題，計二十篇連同題贈Arsène Houssaye，發表於8月26~27日、9月24日的《快報》(La Presse)，全書於詩人死後兩年，1869年出版。早在詩人發表出集時，波德萊爾就動筆《赤裸的心》與出版《人造天堂》散文著作了。《巴黎的憂郁》全書計五十篇散文詩。在題贈Arsène Houssaye的短文中，波德萊爾略述這些篇章的性質。這是部有頭有尾的著作，他提到在第二

十次翻阅贝特宏(Aloysius Bertrand, 1807—1841)的诗集《夜晚的加斯巴》(Gaspard de la Nuit, 1842)之后,兴起了以贝特宏的手法,试着描写现代的更抽象的生活,构成一幅奇异而美丽的画面。随后,他论到散文诗的特征。他说:“散文诗具有音乐性,却没有音律和韵脚,相当弹性,却能抵触的适合灵魂的抒情律动,适合梦幻的起伏,意识的跃动。”波德莱尔这部散文诗,每一篇或长或短都像一首优美的诗,有的是自剖式的作品,有的是讽刺性的作品,有的带哲理,有的却是人性的刻划。它描写的对象还是同《恶之华》一样的巴黎群众画像。波德莱尔以后,不仅法国诗人们,连其他外国诗人都极力的从事这种诗体的创作,从历史的发展上看,波德莱尔可说是这种“小散文诗”的开拓者。

《恶之华》里部分诗作最早完成当在1848年诗人22岁时,据他的朋友普哈隆(Ernest Prarond)说,当时已写好十几首,并曾在朋友前朗诵。1845年发表第一首诗《给一位克里欧夫人》后,曾先后用两个书名作为诗集出版的预告:《列波女人》1846和《冥府》(1849)。从1845到1852年,部分诗作发表于《艺术家》、《海盗》、《家庭杂志》、《议会通讯》、《戏剧周刊》、《巴黎评论》等杂志。1855年6月1日出版的《两世界评论》发表了冠以《恶之华》为题的十八首诗。1857年6月25日,《恶之华》初版发行,普及本1800本,精装本20本。除序诗(致读者)外收诗作100首,其中52首未曾发表。此集共分五章,刻划四首,首刻在《恶之华》的扉页上。

第一章 忧郁与理想

2. 恶之华

3. 叛逆

4. 酒

5. 死

诗集出版后，曾造成法律上的骚动，被认为不道德而遭罚款，而且有六首诗被禁。1861年2月，《恶之华》再版，全书计126首，六章（增加《巴黎写景》一章），这是诗人生前的选定本。到1868年，诗人离世后一年，《恶之华》三版发行，并有诗人戈蒂耶的前言。

在《恶之华》诗集一百多首诗中，有几个波德莱尔经常表现的主题：

1. 忧郁：波德莱尔一如坡酷爱忧郁，⁹他说过：“我不认为一种美的典型不具有痛楚。”表现出这种美的形式之一就是忧郁（spleen），也就是压抑的倦怠，引导灵魂疯狂的虚无存在感。《恶之华》集内有多首题名《忧郁》，散文诗集更名为《巴黎的忧郁》。这如此恐怖的痛苦是由于他试图逃入放纵与“人造天堂”及以牺牲换得解脱式的死亡，感到徒然引起的。

2. 爱情与纵逸：在波德莱尔的诗作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到他表现了对理想化女人近乎神秘的爱情观，有时带有病态的肉欲表现。女人，跟酒、鸦片，麻烟同样能赋予他沉沦与忘怀。

3. 芬芳：波德莱尔说过：“正如别人在音乐中浮沉，我，吾爱！航行于你的芬芳上。”（第28首），他对嗅觉与触觉亦相当敏感，而香水具有醒觉效力，使他亮眼拥有其它的感觉。

4. 巴黎：波德莱尔诗作的画面是巴黎，因为他喜爱巴黎。巴黎的悲伤罩在阴影下，人群彼此孤立，无数的死者移置到这个大墓园，所有的耻辱与罪恶都被它窝藏着，总之，巴黎的氛围与波德莱尔的忧郁正巧协调一致，巴黎的氛围供应他诗作的营养。

5. 宗教与撒旦：宗教曾吸引波德莱尔，可是，他似乎为求获得更大的快乐就背了教。他具有深刻的基督徒的罪恶感，但，内疚并未减却自己的过错。他的一生几乎都在悔恨与忘记悔恨。

6. 死：这是波德莱尔的最大主题。它是绝望中的唯一希冀。“死”诱引着他，也背弃了他。“死”诱引波德莱尔是因为它代表也许是解脱的一种无知。“死”是他最终的一个理想。

7. 女人：波德莱尔描写女人颇为鞭辟入里。他往往集中于实际肉体上的描写，或者是一个女人的表面，或是女人身体的某一部分：发丝、眼睛、胸乳、气味等。

批评家圣伯夫说过：

自来所有诗人分别占领诗的领域。

拉马丁占领了天国，雨果占领了大地，拉波哈德（Victor Richard de Laprade, 1812~1888, 法国诗人）占领了森林，缪塞占领了热情与华宴，其他诗人占领了火炉、乡居生活等等。

戈蒂耶拥有西班牙与鲜明色泽，他留下了什么？

这就是波德莱尔占领的。

《恶之花》就是波德莱尔以本人生活在邪恶中却热爱善良的人生经验，作为题材，多方面放射出有关道德与美学的看法，成就了前人未曾触及的诗领域，赢来众多美誉：

雨果在信上夸奖波德莱尔：“你创造了新的战栗。”（Vous avez créé un frisson nouveau.）梵乐希在《杂文集二集》中《波德莱尔的位置》一文也说：“波德莱尔是到了光荣的顶点。……有了波德莱尔，法国的诗歌终于走出了国境。”（戴望舒译文）

波德莱尔就以这部曾被查禁的诗集《恶之花》走遍世界。在东方，日本诗人西胁顺三郎在其《西诗探源》（洪顺隆译，商务印书馆）一书《波德莱尔与我》长文中说：“如果为了了解近代欧洲的文化而要举出应读的两个文人的话，依我想该是莎士比亚和波德莱尔。从这观点来看，迄文艺复兴终了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欧洲人，其后至十九世纪末，波德莱尔是最伟大的欧洲人。”

梁宗岱在《象征主义》一文中更以对波德莱尔的礼赞做为结语，他说：“在波德莱尔底每首诗后面，我们所发见的已经不是偶然或刹那的灵境，而是整个破裂的受苦的魂带着它底对于永恒的迫切呼唤，并且正凭藉着这呼唤底结晶而飞升到那万籁皆天乐，呼吸皆清和的创造底宇宙：在那里，臭腐化为神奇了；卑微变为崇高了；矛盾的，一致了；枯涩的，调协了；不美满的，完成了；不可言喻的，实行了。”

本质上，波德莱尔具有浪漫主义诗人们的气息，可是他

讨厌无病呻吟；在艺术观点上，戈蒂耶是他的良师益友，他称得上“为艺术而艺术”的忠实信徒，可是他不愿借取古代或东方的故事表达自己的思想，一如巴拿斯派诗人们，他在诗中强调的象征、冥合、音乐性，使得法国诗在十九世纪末期开创灿烂的花朵——象征派（象征主义）。论者将他归类于后期浪漫主义诗人，巴拿斯派的先驱，象征主义的开拓者。

〔献辞〕

给白璧无瑕的诗人
法国文学的完美魔术师
我非常亲爱且景仰的
良师益友

戴欧腓尔·戈蒂耶

以最深厚的
谦虚之意
我献上
这些病态花朵

C.B.

目 录

波德莱尔的生平和著作

恶之华(1861)

献辞

给读者..... 1

忧郁与理想

1. 祝福 5
2. 信天翁 11
3. 高翔 14
4. 冥合 17
5. “我喜爱裸体时代……” 19
6. 灯塔 22
7. 生病的缪斯 27
8. 卖身的缪斯 29
9. 恶僧 31
13. 旅途中的波希米亚人 33
14. 人与海 36
19. 女巨人 38

20. 面具.....	40
21. 美的颂歌.....	43
22. 异国的芬芳.....	46
23. 发.....	48
24. “我爱慕你.....”.....	51
27. “穿着波状的.....”.....	53
28. 舞动的蛇.....	55
29. 腐尸.....	58
31. 吸血鬼.....	63
34. 猫.....	66
36. 阳台.....	68
39. “赠你这些诗句.....”.....	71
43. 活火炬.....	73
47. 向晚的和谐.....	75
48. 香水瓶.....	78
49. 毒.....	81
52. 优美的船.....	84
53. 邀旅.....	88
56. 秋歌.....	92
61. 给一位克里欧夫人.....	96
62. 哀伤与浪游.....	99
65. 月的哀伤.....	102
68. 烟斗.....	104
69. 音乐.....	106